

# 由《樵歌》淺析朱敦儒其人其詞

李彥頴

暨南國際大學 中文系三年級

[yenfu.lee@gmail.com](mailto:yenfu.lee@gmail.com)

## 一、前言

朱敦儒是個跨越兩宋的詞人，有些學者因此認為他不見得可以歸類在南宋词人的範圍。然而在他的詞作中，有著南宋初年經歷的亂離內容，也有南遷之後種種心境的描述。雖僅短短五年，卻是朱敦儒詞作真正發光、發亮的時期。身為一個當代文人，詞作中的情感反映是相當真實的。朱敦儒受到後世注目的詩文，也大半寫於南宋時期。畢竟，「哀怨起於騷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往往在極昌盛或極混沌的時代，產生最優秀的作品。因此個人認為，朱敦儒在南宋時期的作品，具有更多值得分析的價值。

然而在現當代的學者當中，有不少人以為朱敦儒的詞作微不足道，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因為他早年於詞作中屢屢提及一種隱逸與出脫世間的思想，但是之後，卻接受宋高宗的徵召，且與歷史上有污名的奸臣秦檜之子有些牽扯；在中國素以人格論文的傳統中，他就已經先背負了不能「全其節操」的污名，這在後人論他的詞作時，不免變成為一個值得批判的點。

本文嘗試藉就朱敦儒其文章，以文學角度切入，試圖了解朱敦儒本人的心情可能是怎麼樣的。以下就徵引其作品集《樵歌》當中文句，試解析其中思想脈絡以全其真實面貌。

## 二、憂國憂時的文人

撇開他是否全節不說，朱敦儒的詞作中的「愛國、憂國情懷」並不比當代其他詞人要來得少，譬如在《相見歡》中說：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  
中原亂，簪櫻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

此詞作於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秋，當時朱敦儒在金陵。從「金陵城上西樓」句，不免令人想起李後主的《相見歡》當中的詞句「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兩個人的際遇雖然不同，（當時的李後主是被幽禁的俘虜，而朱敦儒在作此詞的時候卻是位居官位），然而當時宋室混亂，局勢並不比李後主當時好多少。前三句寫秋日登樓，放眼可見壯闊景緻；後三句筆鋒一轉，講起現在的時局多麼令人感慨。由「中原亂，簪櫻散，幾時收」句，可以看出來朱敦儒本身對於時局如此混亂的憂心，「豪情」二字雖然不足以形容朱敦儒其人，但是從「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句中，我們又怎麼能不把這位憂國憂時的詞人滿懷幽思的淚水看作英雄淚呢？

又在《訴衷情》當中，朱敦儒這樣寫道：

老人無復少年歡，嫌酒倦吹彈。黃昏又是風雨，樓外角聲殘。

悲故國，念塵寰，事難言。下了紙帳，曳上青氈，一任霜寒。

此文上片描寫一種傍晚景致，寫黃昏風雨交錯，喧囂逐漸退去，從充滿活力的時間到即將變得安靜的傍晚時刻，毋寧是自己生命、體能、才幹正逐漸走向晚年的寫照。所以說「老人無復少年歡，嫌酒倦吹彈」，寫得至為肯切；不僅僅是事業上不得意，一個越發接近死亡的老人，已經連尋歡作樂的力氣都逐漸減退，就如那外頭逐漸退散的嘈雜，與逐漸侵襲而來的夜色一般；生命力的死寂很快就要來臨，朱敦儒在詞中顯現他力有未逮的焦慮。

下片轉寫心思，「悲故國」三句，清楚點明了他心中所想，無非是動盪的宋室；然而滾滾塵煙四下紛起，心緒就像那百里塵霧一樣無端生滅。於是心中的憂慮與愁思，無法言表，只能放在心底繼續沉積。末三句可以發現：時間已經推移到夜色已深、外邊正寒冷，但是詞人卻滿懷憂思，難以成眠；於是起而披霜戴露，陷入長夜的思考當中。

由這闕詞亦可以看出，朱敦儒所憂心者是國家、所遺憾的是老而無用。在他的心中有一個理想，而這個理想的最終目的是能使家國亂局結束。

由此可以知道，像這樣一位滿心懷宏大抱負，並且密切關注國家情勢，真心地關心、憂慮著國家的文人，是不可以被一種隱逸的主張完全侷限住的。因此在機會來臨，受到中央徵召的時候，文人奮起，為國家盡一分心力，本屬急欲一展長才的文人之常態。從朱敦儒的詞作中，我們看不到奸佞小人的嘴臉、看不到風花雪月的耽溺，在真心誠意的對國家付出精神與關懷的前提下，有沒有全其隱逸之節操？已經不是太重要的事情，相反地說明了朱敦儒本著「與其欺世盜名」，不如「自我實現」的決心。憂國憂時的文人，用積極的行動證明他的詞作不是「為文造情」的矯情之作。

### 三、亂世中的矛盾

由於朱敦儒本身是個對於時事仍保持高度關切的人，因此，他不得不認識到當前的世局究竟還能不能夠挽救。雖然曾經出仕朝廷，但是在《樵歌》裡面屢屢出現隱逸避世的思想，也許這與前述的一些英雄宣言式的詞作有些矛盾，但是，只要仔細推敲，便可以知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生活在宋代，士人之氣節乃是能否受到表彰的要素，在時代氣氛的影響下，詞人如朱敦儒，也不免想要為當前時局盡一份心力。當時青年人必須確立經國大志，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成為詞人心中的包袱；這和隱逸思想一樣，成為出處行藏的選擇，以致在朱敦儒的心中，不得不在「高風亮節」與「一展抱負」之間擺蕩不已。

然而當時局敗壞到難以收拾的地步時，可以觀察到文人會有三種不同的反應：第一種反應是積極入世，期望自己可以在亂世中成為一盞明燈，施展長才，審辨忠奸，左手上奏議，右手斬奸佞；第二種反應是終日苦吟，不斷用自己屬於文人的敏銳，深入觀察這個世界，用悽楚的筆鋒，寫下真實生活的悲情、社會的廢興、文人的流離、百姓的無奈；第三種反應就是消極避世，文人可能會將思緒強硬地拉出這個世界，這樣的文人嘗試了解這個世界上剩餘的美好，甚至是在自己的心中建構一個理想的桃花源。他們會清潔自己的心志，讓自己處在不染凡塵之處，超凡入聖。

不論哪一種反應，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從春秋戰國以來就根深蒂固的儒家思

想體系，以及來自儒家思想的、影響力鉅大的「道德價值判斷」。這種來自儒學的道德判斷同樣影響著朱敦儒。儘管他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但是，我們斷不能忽視來自於這種社會價值的壓力對於詞人本身會產生怎麼樣的矛盾。

例如朱敦儒在《菩薩蠻》中這麼寫著：

老人諳盡人間苦，近來恰似心頭悟。九九是重陽，重陽菊散芳。  
出門何處去，對面誰相語。枕臂臥南窗，銅鑪柏子香。

上片寫道年歲已大的詞人早已熟知世間的人情冷暖，腦海當中乍現的靈光幾乎在提示他這個世界的某些真理。於是世間好像看不到什麼混亂或者戰禍，只有在特別容易引起思念的重陽時節，菊花彷彿無知，兀自散放著溫暖的芳香。下片則一轉上片情調，不如上片所說的領悟，下片一開始就說明自己「雖知天地之大，卻無容身之處」的情感，並以「枕臂臥南窗，銅鑪柏子香」暗示自己帶病在身，但閒來無事。

朱敦儒的詞作也受到張志和的影響，譬如《浣溪沙》當中寫道：

西塞山邊白鷺飛，吳淞江上綠楊低，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將風裡戴，短蓑衣向雨中披，斜風細雨不須歸。

本闕詞明顯和張志和漁父詞有承接、仰慕的關係，同時也不難看出朱敦儒本人對於像張志和所寫的那種漁父的恬淡曠遠頗有仿效的意圖。

《樵歌》當中，諸多詞作之間有著志節上彼此矛盾的情形，由以上幾個例子不難看出端倪。宋代士風或者是當代值得推崇的一種處世主張，然而不可為的亂世之下，帶來的壓力也尤其巨大。在《樵歌》裡面透露出來的那種相互矛盾之情感，可以看出詞人生當亂世之中，在社會認同的道德體系之下接受世人的審視，並且有著相當多的掙扎。

#### 四、結語

朱敦儒在南宋時期所作的創作，不僅揭示了時代最悲愴的一頁，同時也為自己的一生作了註腳。他曾經出仕，到了南宋時期，則兩次回絕徵召，比起早先急著想要一展長才的企圖心，顯得遲疑而悲苦。

對人世的看透、澈悟，甚至虛無、否定的心態，使朱敦儒有著濃厚的悲劇色彩。然而他才華橫溢，能書能畫，也擅長音律，此點可從他的詞作略窺一二；從《樵歌》當中充滿了各種典故的狀況看來，他腹笥甚豐，屬於飽學之士；而在該詞集中，也有不少口語化的詞篇。這些詞，雖然不見得讓朱敦儒的作品顯得特別高明，但是口語化作品，在他的時代並非是一種流行的寫作手法，這也多少影響了辛棄疾等人的創作。

從《樵歌》當中，我們看到朱敦儒的人格特質。文學作品本身是處在作者的語境下萌生的產物，不難想像詞人從年輕到衰老；眼見宋朝從欲振乏力到偏安荒淫，究竟發生了些什麼變化、歷經了什麼樣的試煉。詞人從一而終的是：對世間的關心以及對自身操守的反思！由此可以了解到朱敦儒真正的人格特質是：有忠心，亦有道行，決非某些評論者所譏

諷的那般不堪。

參考書目：

宋 朱敦儒著，鄧子勉校注《宋詞別集叢刊 樵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1版)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2001年4月，再版)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北，台灣大學出版，2005年9月，1版2刷)